



社会特刊

SHEHUI TEKAN 2021年12月16日 星期四



商洛日报微信公众号



商洛日报客户端



12月15日,西安市小蜜蜂慈善公益基金会为丹凤县花瓶子镇中心幼儿园、花瓶子镇九年制学校特困生捐赠了价值1.5万元的帽子、手套、羽绒服等爱心物资,让山区孩子温暖过冬。(宋雨萌 摄)

大山深处的温情守护

本报记者 白志鑫 王倩 谢非



像妈妈一样照顾每一个孩子

出彩商洛人

大山里的孩子都渴望走出大山,去见识外面的精彩世界。当一个人历经千辛万苦努力走出大山后,却因梦想和情怀再次返回家乡,是一种怎样的心境?这个问题,我们或许能从乡村教师高雄霞的身上找到答案。

12月8日,车子在商州区杨斜镇连绵起伏的大山上拐了一道又一道弯,比预计的时间晚了半个小时,砚池河九年制学校出现在寂静的山脚下。2008年,作为砚池河村的第一个大学生,高雄霞成了全村人眼里最有出息的娃娃。村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高雄霞一样,好好学习,走出这个举目是山的地方。2012年,高雄霞从宝鸡文理学院毕业,没有去繁华热闹的一线城市,而是通过特岗教师招聘考试,选择在生她养她的土地再次扎根,成为一名乡村老师。然而,9年里,高雄霞身边的同事换了一茬又一茬,她成了那个“最没出息”的人。

“你点亮了那盏灯,于是星星都向我们涌来”

正值午饭过后,孩子们在铺着人工草皮的操场上打乒乓球、跳绳、追逐嬉戏……在湛蓝色天空的衬托下,校园的画面温馨且充满朝气。

看着眼前欢腾的孩子们,高雄霞的思绪回到了9年前自己初来学校的场景:10平方米的土砖房教室,班里坐着11个学生,全校学生加起来不到50人,教师只有3个。大多数村民为了生计选择外出打工,整个学校80%以上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。由于学校老师少,高雄霞要担任7个学科的教学工作,还要照顾学生的生活。高雄霞从未想过,自己的教师生涯是以这样的方式起步的,一时间陷入了迷茫。

“沮丧,心理落差大。”高雄霞说。学了四年的语文教育,但实际工作却跟自己的专业几乎沾不上边,每天写各科教案、批作业、家访、上报各种记录表格……从早到晚,她忙得像陀螺一样连轴转,周末也顾不上回家。一方面,高雄霞在多门学科的教学中间边学边教,努力让自己尽快适应“多面手”的角色;另一方面,她观察到班上大部分孩子上课都很沉闷,总是在默默地听着。于是,高雄霞调整了教学方式,适时做出了一些改变,“把课堂还给学生”。

比如,她会先把一些学生能理解和完成的部分单独划出来,鼓励他们先做课前准备,自己写教案,轮流讲课,讲完后再互相总结、点评。这些细小的改变,不仅让高雄霞发现了学生们平日里隐藏的闪光点,还激发出学生的勇气和自信心。

“我喜欢阿秀的腼腆、小磊的调皮、小萌的大胆、阿宁的才华……”在班会上,高雄霞总结出每个孩子的优点,曾经因内向而自卑的孩子也逐渐打开心扉变得开朗。班级对他们而言,不仅是一个集体,更是一个家,大家守望相助,共同成长。

琐碎的教学工作中,高雄霞收获着满满的感动和幸福。白天她是班主任,晚上她是勤务员,煮泡面、剪刘海、补衣服,和在外打工的学生家长视频聊天,分享孩子们在学校的表现……一年时间里,高雄霞学会了缝衣服、换灯管、修厕所等多项生活技能,更重要的是,她走进了这群学生的心里,成了他们最信任和最依赖的人。

“是你点亮了那盏灯,于是星星都向我们涌来。有你在,我就不孤单。”在学生的作文里,高雄霞找到了自己坚持的动力和理由。每当夜深人静,看着宿舍窗外寂静的空山,高雄霞心头总是涌起一股热血:“我要帮助他们走出大山,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”

“我希望你们都有选择的自由”

近几年,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城里上学,目前全校学生总共不到200人,留守儿童占了多数。孩子们受家庭环境影响,大多有一种认命的观念:世代代都是这样,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?

“这些留下来的孩子就应该被放弃吗?我觉得不。家长把孩子送到我们这里,作为师者,我们的使命不能被周围的环境和其他因素影响,我们更应该排除万难,送他们走出大山,走得更远。”高雄霞说。

起初,高雄霞发现班上一些孩子有着格外冷静的清醒和超出年龄的漠然。作为网络时代长大的一代人,这群学生并没有“与世隔绝”,他们通过电脑、手机了解外面的世界,一些学生在假期会去父母所在的大城市,不再是刻板印象中啥也不懂的“山里娃”。“看过了又能怎样,那不是我的。”有学生曾这样说。

了解并不意味着思想的开放和改变的决心,孩子们“清醒地麻木着”,这种状态让高雄霞万分焦虑。她尝试着用各种方式引起学生对于学习的热情和改变命运的信心。

“举个例子说吧。”高雄霞说,学生都爱听故事,她就以此为切入点,给他们讲自己和身边人的经历,讲自己的大学生活、朋友们的奋斗故事……百态人生,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之时,高雄霞就趁机抛出一两个道理,让他们自己去体会。

“我清楚地知道砚池河的山有多高,孩子们上学的路有多遥远,家长的思想有多保守,我怎能松懈,这关乎他们的一生啊!我只是希望在他们的人生面临选择之时,可以自由做出选择,而不是为了生计被迫去选。”高雄霞说,“要给他们每个人的内心都埋下一颗希望的种子,去追寻自己想要的人生。”

从“高黑子”到“高妈”无缝切换

写论文是学生与高雄霞之间交流的“小秘密”,逐年流传了下来。学生们高兴的、失望的甚至是生气的情绪都可以在作文里表达,高雄霞还常常为他们大胆辛辣的用词感到高兴:“说明他们会组织语言,动脑子了。”

“我的语文老师要是搁古代,不是女侠客,就是女土匪。”

“高黑子”这两天不知道又抽什么风了,居然剪了一个齐刘海,她为啥没有一点自知之明呢,也不看看自己的气质能不能驾驭这个发型。”

“高黑子”这两天太严厉了,不过她也是为我们好,看她那个废寝忘食的样子我就生气,为了工作不顾身体,真的是“疯”了。”……

随手翻开学生的作文,生活、学习、穿搭等各个方面都能涉及,他们对高雄霞的描述令人大开眼界,高雄霞却很淡定地说,她早已习惯这种“画风”,而且这是她与学生约定好的,以写作的形式来互相沟通交流。事实看来,效果确实很好,学生能卸下防备,将自己的心里话通过这种形式表达出来,让她及时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,时时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到位以便及时

修正,而且这些看似“放肆”的文字透露出对她的关心和喜爱,让她倍感温暖。

“老高”“高妈”“高黑子”……在学生心里,高雄霞有十几个外号,其中“高黑子”和“高妈”流传最久、最广。“学习上严厉,生活上温柔。”高雄霞将这份边界感发挥到了极致,从“高黑子”到“高妈”无缝切换。

“高黑子嘛,是因为我批评他们的时候总是黑着一张脸,久而久之这个外号就传出来了。”高雄霞笑着说,这些比较犀利的外号源自于她日常严厉的要求,叽叽喳喳的教室里只要高雄霞一出现,顿时鸦雀无声。

“高妈,我明年就毕业了,想考个教师资格证回来,陪你一起当老师。”

“高妈,升高中了,古文好难啊,我压力好大啊。”

“高妈,我很后悔当时没有好好学习,现在吃了很多苦。”

已经毕业的那些学生,依然频繁地与高雄霞互动着,他们的快乐、沮丧、悲伤依然如在学校时那样,毫无保留地与高雄霞分享着。毕业之后,学生们对高雄霞的称呼心照不宣地改为“高妈”,在这些孩子的心里,高雄霞是他们的老师,更是他们的至亲。每年的春节、母亲节、教师节等节日,许多学生都捧着零点发送祝福,高雄霞动情地说:“他们还是孩子,却把我也宠得像个孩子了。”

“你守护学生,我们守护你”

如果说做选择是在一念之间,那么这个选择的背后则有高雄霞需要独自面对的现实: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。

大女儿小若半岁时就随着高雄霞来到学校,但从襁褓婴儿到如今的小学生,小若的成长中高雄霞有太多的缺席,也有太多的遗憾和抱歉,她甚至不清楚小若是如何每天在宿舍等她到深夜,何时学会自己洗脸刷牙的。每当思及这些,丈夫便安慰她:“你去实现你的梦想,我们来做你坚强的后盾。”

丈夫蔡德健深知山里孩子的不易,也十分理解妻子的工作,小女儿出生后,他便停下了手里所有的工作,同高雄霞一起回到学校,专心照顾她们娘俩。

“前几年她工作太拼,本来胃就不好,加上饮食不规律,胃痛时常发作,我在的话起码可以帮她分担一些。”蔡德健说。有了丈夫的帮助,高雄霞在生活上没有了后顾之忧,一心一意扑在教學上。

条件再差,生活再苦,高雄霞都未产生过离开的念头,但在经历了几次小女儿生病需要进城看病却没人可送的焦虑后,高雄霞坦言,她有想过动摇。“抱着孩子等救护车的心情,我想所有当妈妈的都不想经历,那一瞬间,我就在心里狠狠地责备自己,为什么要留在这儿?”说到这里,高雄霞哽咽了。

孩子病好后,高雄霞又反问自己:怎么会有离开的念头?自己走了这些孩子又该怎么办?每当她产生自我怀疑和消极情绪时,丈夫就是她的“负能量回收站”。“你能为山里的孩子多做一点就多做一些,家里有我。”丈夫蔡德健常常这样鼓励她。丈夫的包容支持,让她的“战斗力”越来越强,再加上女儿渐渐长大,高雄霞从此打消了进城的念头。

“除了家人,学生们的守护也是我坚持下来的原因。”谈起学生,高雄霞的眼角眉梢都充满笑意。“他们非常纯真和质朴,你对他们好一分,他们对你好十分。”高雄霞常常说,不是她宠学生,而是学生宠她,学生们还常常为了谁跟她坐近些而

争个不停。

去年暑假期间,教师们在学校开暑假会,有天遇上停水,开完会后高雄霞正打算去附近的住户家里打水,没想到在校门口碰上了刚打完水的小磊和小卓。“我们听说学校停水了,想着你这个小板也担不动,就过来给你打水啊!”学生开玩笑地说道。

面对学生的打趣,高雄霞心里十分清楚:这两名学生从海棠岔村走了20多里路到学校来,就是为了帮她提水。高雄霞说:“当天那桶水我一直不敢用,也舍不得用,这哪里是简单的一桶水,它比金子还珍贵。”

高雄霞的教育教学成绩突出,尤其是语文课独具风格,深受学生的喜爱,也受到领导和专家的一致好评。2019年高雄霞获得商洛市教学能手称号,2020年被评为商州区优秀教师,2021年荣获商州区五四青年奖章。进城教书的机会年年都有,而她总是笑着回复对方:“我再考虑一下。”

“城里的条件好多了,机会也多,为什么不考虑进城呢?”记者问道。高雄霞沉默了一分钟,“他们……”她顿了一下,克制着情绪说:“他们更需要我吧。”

校长吉亮称赞高雄霞是他们学校的一张新名片。他扎根基层十多年,看着身边的老师来来去去,留下来的没有几个人,像高雄霞这样愿意坚守基层的乡村教师让他既感动又期待。

“乡村教育问题不是一堂课就能解决的,我们都来自农村,走了很远的路,吃了很多的苦。有了高质量的乡村教育才能实现乡村振兴,才能令荒山成林。这些学成归乡的年轻教师不断接力,便是这活水的源头,他们用知识建设家乡,才能帮助大山里的孩子走向更远的未来。”吉亮说。

“那使我悲伤过的一切,也是我所热爱的一切。使唐僧成为唐僧的,不是经书,而是那条取经的路。”高雄霞一直记得某个综艺节目里的这句话。她非常感谢这片土地包容和承载了她的梦想与年华,自己将会一如既往地守护着这片土地上的孩子,帮助他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。



青春无限 精心上好每一节课



与学生在一起